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二十四

史部

宋史卷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九

河渠六

東南諸水上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
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
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闕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

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溉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往時歲旱水竭給為民田凡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萬蔭溉之利遂廢欲令改田除租迹舊制復治岸畔疏為塘陂以蓄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芡養魚鼈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

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茭茷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閤門祇候李居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闔堰水入漣水軍漑

民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
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
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
幹河塘繫衙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啟閉從提
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也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
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即望亭堰置牐而不用及因濬
河隳敗古涇函石牐石碇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
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令鄭亶言蘇州

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縑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亶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浙西涇浜淺涸當濬浙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

兩浙水利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

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

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濶宿

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

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

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瀟山注北門外比者暴水漂居

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斗門

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並璽書獎諭六年正月戊辰開

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

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
取淮為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
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
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
興役今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
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
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
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

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
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
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是年將作監主簿李湜言鼎
澧等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詔措置以聞七年
十月濬真楚運河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
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啟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牐
是歲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潮及西湖
水造堰牐以時啟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

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水淤河泛濫闌闌三年一濬為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棒戶盤剥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

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
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
船實為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
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碓石木溝並委令佐檢
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
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
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
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

言呂城牐當宜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為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啟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

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牐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洲澳牐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牐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千有奇為緡錢糧斛十八萬三千六百乞置幹當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為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

江遇潮沙淤澱隨即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為濫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明年三月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夫開江而總領無法役人暴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為害未嘗究實按罪反蒙推賞何以厭塞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提刑司言開濬吳松青龍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

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劉何等皆坐貶降四年正月以倉部員外郎沈延嗣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直河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徧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

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為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詔曰禹貢三江既導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既失其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圩岸以聞於是復詔陳仲方為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月詔常

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兩浙監司
言承詔案古迹導積水今請開淘吳松江復置十二牐
其餘浦牐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田被水圍勸民
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三江或非禹迹又
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諸司再相度以聞四
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
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
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

之十月戶部言乞如兩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瀦
水之地立堤防之限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
者略倣周官遂人稻人溝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為之詔
可政和元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
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
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于淮從之政和元
年十月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剏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
州鑑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為平江府潤州為鎮江府二

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汎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即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

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麟等相度措置六年閏正月知杭州李偃言湯村巖門白石等處並錢塘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漸至侵嚙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疊乃命劉旣

濟修治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

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

宜令發運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

置牐隨湖啟閉歲久堙塞致積水為患其令守臣莊徽

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牐於是發

運副使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

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秀之華亭縣欲並循古法

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舊置牐

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役興而兩浙擾甚七年四月已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搔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牯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六月詔兩浙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趙霖為提舉常平措置救護民田振恤人戶毋令流移失所八月詔加霖直祕閣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

荆漢間荒瘠彌望率古人一畝十鍾之地其堤閘水門
溝澮之跡猶存近絳州民呂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
熙寧舊渠以廣浸灌願加稅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
且廢矣何暇復古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効明
白者亟以名聞特與褒除以勵能者從之八月提舉專
功措置水利農田所奏澗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浜
湖灤自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楫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
丈尺四至並鑄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

降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
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四
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官宣
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措置三
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
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
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
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

後倍用人工車畝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八月

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網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

三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
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啟或閉不暇
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為之節
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拯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
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
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
洲真泰三河所分於牐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
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

云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為田下
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夕為權勢所占兩州被
害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即裁為中
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五年三月詔呂城至
鎮江運河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
復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呂淙措置車水通濟舟
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
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牐啟閉有時比聞綱

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啟版走泄河水妨
滯網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
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官同
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
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
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
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
害檢計工料以聞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

上流網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歷間

民始盜陂湖為田後復田為湖近年以來復廢為田雨
則澇旱則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
而漕司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算可乞盡括東南廢
湖為田者復以為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
利害奏聞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
依元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皆
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增立
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為太優詔依元豐紹聖舊格

宋史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二十五

史部

宋史卷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五十

河渠七

東南諸水下

淮郡諸水紹興初以金兵蹂踐淮南猶未退師四年詔
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牐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
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

拆真陽堰牘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
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洲至淮口運河
淺澀之處乾道二年以和州守臣言開鑿姥下河東接
大江防捍敵人檢制盜賊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
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
至鎮西山光寺前橋塚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
餘卒開濬從之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
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撩淳熙三年四月詔築泰州月堰

以遏潮水從守臣張子正請也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
平茶鹽趙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
海北接鹽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寶
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
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鹽官日風潮
泛溢渰沒田產毀壞亭竈有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
三旬畢工遂使海瀕沮洳瀉鹵之地化為良田民得奠
居至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纔遇風潮怒盛即有衝決

之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害阡陌洗蕩廬舍漂流
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然
後可辦望令淮東常平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塌損
隨時修葺務要堅固可以經久從之九年淮南漕臣錢
沖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登濬源為
塘用救旱饑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置司真州歲
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百里東西北三
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疊成堤以受啟閉

廢壞歲久見有古來基趾可以修築為旱乾溉田之備
凡諸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還舟艦皆仰之以通濟
其利甚博本司自發卒貼築周迴塘岸建置斗門石碇
各一所乞於揚子縣尉階衙內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
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歸十二年和州
守臣請於千秋澗置斗門以防麻澧湖水洩入大江遇
歲旱灌溉田疇實為民利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
州運河惟藉瓜洲真州兩牕瀦積今河水走泄緣瓜洲

上中二牐久不修治獨潮牐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
行修整然逼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牐亦
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紹熙五
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
彌滿宜剏立堤堰以為瀦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
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
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隄岸
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

萬株數年後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
墟鎮舊有隄牆乃泰州泄水之處其牆壞久亦於此剏
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
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
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
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為石碶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
為名鑿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捍之得良田
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

浙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彊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胥山祠既而潮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乃奠逮宋大中祥符五年杭州言浙江擊西北岸益壞稍逼州城居民危之即遣使者同知杭州戚綸轉運使陳堯佐畫防捍之策綸等因率兵力籍稍楫以護其衝七年綸等既罷去發運使李溥內供奉官盧守勲經度以為非便

請復用錢氏舊法實石於竹籠倚疊為岸固以椿木環
亘可七里斬材役工凡數百萬踰年乃成而鈎末壁立
以捍潮勢雖湍湧數丈不能為害至景祐中以淞江石
塘積久不治人患墊溺工部郎中張夏出使因置捍江
兵士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為
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及高宗紹興末以錢塘
石岸毀裂潮水漂漲民不安居令轉運司同臨安府修
築孝宗乾道九年錢塘廟子灣一帶石岸復毀於怒潮

詔令臨安府築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改元復令有司
自今江岸衝損以乾道修治為法理宗寶祐二年十二
月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大方言江潮侵齧堤岸
乞戒飭殿步兩司帥臣同本府守臣措置修築留心任
責或有潰決咎有攸歸三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兼崇政
殿說書李衡言國家駐蹕錢塘今踰十紀惟是淞江東
接海門胥濤澎湃稍越故道則衝齧堤岸蕩析民居前
後不知其幾慶歷中造捍江五指揮兵士每指揮以四

百人為額今所管纔三百人乞下臨安府拘收不許占破及從本府收買樁石沿江置塲樁管不得移易他用仍選武臣一人習於修江者隨其資格或以副將或以路分鈐轄繫銜專一鈐束修江軍兵值有推損隨即脩補或不勝任以致江潮衝損堤岸即與責罰

臨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於武林泉錢氏有國始置撩湖兵士千人專一開濬至宋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元祐中知杭州蘇軾奏謂杭之為州本江

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盡壞若二十年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水其勢必耗散又放水溉田瀕湖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菱穀米所獲不貲又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載輒調兵夫十餘萬開濬又天下酒官之盛如杭歲

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少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因請降度牒減價出賣募民開治禁自今不得請射侵占種植及鬻葑為界以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顧人開葑撩淺縣尉以管勾開湖司公事繫銜軾既開湖因積葑草為堤相去數里橫跨南北兩山夾道植柳林希榜曰蘇公堤行人便之因為軾立祠堤上紹興九年以張澄奏請命臨安府招

置廂軍兵士二百人委錢塘縣尉兼領其事專一濬湖
若已占種田沃以糞土重寘于法十九年守臣楊鵬舉
奏請重開乾道五年守臣周淙言西湖水面唯務深闊
不容填溢并引入城內諸井一城汲用尤在涓潔舊招
軍士止有三十餘人今宜增置撩湖軍兵以百人為額
專一開撩或有種植茭菱因而已占增疊堤岸坐以違
制二十九年臨安守臣言西湖冒佃侵多葑茭蔓延西
南一帶已成平陸而瀕湖之民每以葑草圍裹種植荷

花駸駸不已恐數十年後西湖遂淤將如越之鑑湖不
可復矣乞一切芟除務令淨盡禁約居民不得再有圍
裹從之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汎一淤比
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謂熙
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
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闔
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

壕砦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
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
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邱
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
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
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
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積日稍久
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

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
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
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
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
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闌闔中者永無潮水
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紹興三年十
一月宰臣奏開修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
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

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為害甚大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遷避至於畚牖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為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八年又命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開濬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隆興二年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府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

至都亭驛一帶河道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牆兩頭作壩却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岸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特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河渠復通公私為利上俞其請四年守臣周淙出公

帑錢招集游民開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
之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礪老言臨安府長安牐至許
村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
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牐遇城中河水淺涸啓板
納潮繼即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
牐板聽舟楫往還為便七年守臣吳淵言萬松嶺兩旁
古渠多被權勢及有司公吏之家造屋侵占及內砦前
石橋都亭驛橋南北河道居民多拋糞土瓦礫以致填

塞流水不通今欲分委兩通判監督地分廂巡逐時點檢勿令侵占并拋颺糞土秩滿若不淤塞各減一年磨勘違展一年以示勸懲十四年七月不雨臣僚言竊見奉口至北新橋三十六里斷港絕潢莫此為甚今宜開濬使通客船以平穀直從之

鹽官海水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鹽官去海三十餘里舊無海患縣以鹽竈頗盛課利易登去歲海水泛漲湍激橫衝沙岸每一潰裂嘗數十丈日復一日浸入鹵地蘆

州港瀆蕩為一壑今聞潮勢深入逼近居民萬一春水驟漲怒濤奔湧海風佐之則呼吸蕩出百里之民寧不俱葬魚腹乎況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十五里塘直通長安牆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客船絡繹兩岸田畝無非決壞若海水徑入于塘不惟民田有鹹水滄沒之患而裏河堤岸亦將有潰裂之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之策務使捍堤堅壯土脉充實不為怒潮所衝從之十五年都省言鹽官縣海塘衝決命浙西

提舉劉垕專任其事既而垕言縣東接海鹽西距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元與縣治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向北遂致縣南四十餘里盡淪為海近縣之南元有捍海古塘亘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已淪毀侵入縣兩旁又各三四里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衝激不已不惟鹽官一縣不可復存而向北地勢卑下所慮鹹流入蘇秀湖三州等處則田畝不可種植大為利害詳

今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陸地淪毀二曰鹹潮泛溢陸地淪毀者固無力可施鹹潮泛溢者乃因捍海古塘衝損遇大潮必盤越流注北向宜築土塘以捍鹹潮所築塘基趾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為六十里鹹塘近北則為袁花塘在縣西近南亦曰鹹塘近北則為淡塘亦嘗驗兩處土色虛實則袁花塘淡塘差勝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潮為敵勢當東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築則可以禦縣東鹹潮盤溢之患其縣西一帶淡塘

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合先修築兼縣南去海一里
餘幸而古塘尚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未可棄之度外
今將見管椿石就占塘稍加工築壘一里許為防護縣
治之計其縣東民戶日築六十里鹹塘萬一又為海潮
衝損當計用椿木脩築袁花塘以捍之上以為然

明州水紹興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陂湖專溉農
田自慶歷中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
法禁宣和以來王仲疑守越樓異守明剡為應奉始廢

湖為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盡復為湖如江
東西之圩田蘇秀之圍田皆當講究興復詔逐路轉運
司相度奏聞乾道五年守臣張津言東錢湖容受七十
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為固疊石為塘八十里自
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國朝天禧元年郡守
李夷庚重修之中有四牐七堰凡遇旱涸開牐放水溉
田五十萬畝比因豪民於湖塘淺岸漸次已占種植菱
荷障塞湖水紹興十八年雖曾檢舉約束盡罷請佃歲

久菱根蔓延滲塞水脉致妨蓄水兼塘岸間有低塌處若不淘濬修築不惟寢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候農隙趁時開鑿因得土修治埂岸實為兩便從之

鄞縣水嘉定十四年慶元府言鄞縣水自四明諸山溪澗會至他山置堰小涇下江入河所入上河之水專溉民田其利甚博比因淤塞堰上山觔少有溪水流入上河自春徂夏不雨令官吏發卒開淘沙觔及濬港汊又於堰上壘疊沙石逼使溪流盡入上河其他山水入府

城南門一帶有碶牯三所曰烏金曰積瀆曰行春烏金碶又名上水碶昔因倒損遂捺為壩以致淤沙在河或遇溪流聚湧時復衝倒所捺壩走泄水源行春橋又名南石碶碶面石板之下歲久損壞空虛每受潮水演溢奔突出於石縫以致鹹潮袞入上河其縣東管有道土堰至白鶴橋一帶河港堙塞又有朱賴堰與行春等碶相連堰下江流通徹大海今春闕雨上河乾淺堰身塌損以致鹹潮透入上河使農民不敢車注溉田乞脩砌

上水烏金諸處壩堰仍選清彊能幹職官專一提督

潤州水紹興七年兩漕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城
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難尋遣官屬李澗
詢究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
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瀦蓄舟楫不通
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
被淹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碇
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為永久之利乾道七年以臣

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
古語云湖水寸渠水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
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
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為河
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彊家
因而專利耕以為田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
責長吏濬治堙塞立為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
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

淞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慶元五年兩淞轉運淞西
提舉言以鎮江府守臣重修呂城兩牐畢再造一新牐
以固隄防庶為便利從之

淞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牐六百四十
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運河有淺
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至十一年冬臣僚
言運河之濬自北關至秀州杉青各有牐堰自可瀦水
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

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
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
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
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河水相連
而平江閶門至常州有楓橋許墅烏角溪新安溪將軍
堰亦各通大湖如遇西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濬惟
無錫五瀉陂損壞累年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
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從舊修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

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
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犇牛呂
城二牐別無湖港瀦水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
練湖緣湖水日淺不能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
淺狹莫此為甚所當先濬上以為然至嘉定間臣僚又
言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
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牐經行運河如履平地
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比年以來鎮江牐口河

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東總領及本府守臣
公共措置開撩

越州水鑑湖之廣周廻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源
自漢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溉田九千餘頃
至宋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歲月寢遠濬治不時日久
堙廢瀕湖之民侵耕為田熙寧中盜為田九百餘頃嘗
遣廬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其宜凡為湖田者兩存之
立碑石為界內者為田外者為湖政和末為郡守者務

為進奉之計遂廢湖為田賦輸京師自時姦民私占為田益衆湖之存者亡幾矣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帝諭樞密院事王綸曰往年宰執嘗欲盡乾鑑湖云可得十萬斛米朕謂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隆興元年紹興府守臣吳芾言鑑湖自江衍所立碑石之外今為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頃湖盡堙廢今欲發四百九十萬工於農隙接續開鑿又移壯城百人以備撩漉濬治差彊幹使臣一人以巡轄

鑑湖隄岸為名二年芾又言修鑑湖全藉斗門堰牐蓄
水都泗堰牐尤為要害凡遇綱運及監司使命舟船經
過堰兵避免車拽必欲開牐通放以致啓閉無時失泄
湖水且都泗堰因高麗使往來宣和間方置牐今乞廢
罷其後芾為刑部侍郎復奏自開鑑湖溉廢田二百七
十頃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牐十三所夏秋以來時
雨雖多亦無泛溢之患民田九千餘頃悉獲倍收其為
利較然可見乞將江衍原立禁牌別定界至則隄岸自

然牢固永無盜決之虞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
湖堰東運河淺澀令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
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澀壩牐隳壞
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
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
通江兩牐近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乾道三年守臣言
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牐裏運河十
三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湖水不定復有填淤且

通江六堰網運至多宜差注指揮一人專以開撩西興
沙河繫銜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
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

常州水隆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
運河發流經營回復至下流析為二道一自利港一自
申港以達于江緣江口每日潮汐帶沙填塞上流游泥
淤積流洩不通而申港又以江陰軍釘立標楬拘攔稅
船每潮來則沙泥為木標所塞淤塞益甚今若相度開

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並隸江陰軍若議定深闊丈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瀆一港在犇牛鎮西唐孟簡所開並宜興縣界沿湖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開通委為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誥等請造蔡涇牐及開申港上流橫石次濬利港以洩水勢六年三月又命兩浙運副劉敏士浙西提舉芮輝於新涇塘置牐堰以捍海潮楊家港

東開河置牐通行鹽船仍差牐官一人兵級十五人以
時啓閉挑撩五月又以兩浙轉運司并常州守臣言填
築五瀉上下兩牐及修築牐裏隄岸仍於郭瀆港口舜
郎廟側水聚會處築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
縣主掌鑰匣遇水深六尺方許開牐通放客舟淳熙五
年以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錫縣以西橫林
小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以通漕舟九年
知常州章沖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

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為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

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牐
置於唐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
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牐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
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淫
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一有
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
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啟閉以時足通舟楫後
免車畝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泰元年守臣

李珣言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
太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至河南
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
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曲
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
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
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
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

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亢亢間雖得
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歸大江東徑注于
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旁諸
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泄堰日為沙土淤漲
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
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
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
使客于此往返每遇水澀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

客作填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
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
處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牕
固護水源從之

昇州水乾道五年建康守臣張孝祥言秦淮之水流入
府城別為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為青溪
自天津橋出柵砦門亦入於江緣柵砦門地近為有力
者所得遂築斷青溪水口剏為花園每水流暴至則泛

溢浸蕩城內居民尤被其害若訪古而求使青溪直達
大江則建康永無水患矣既而汪澈奏於西園依異時
河道開濬使水通柵門入從之先是孝祥又言秦淮水
三源一自華山由句容一自廬山由溧水一自溧水由
赤山湖至府城東南合而為一縈迴綿亘三百餘里溪
港溝澮之水盡歸焉流上水門由府城入大江舊上下
水門展闊自兵變後砌疊稍狹雖便於一時防守實遏
水源流通不快兼兩岸居民填築河岸添造屋宇若禁

民不許侵占秦淮既復故道則水不泛溢矣又府東門號陳二渡有順聖河正分秦淮之水每遇春夏天雨連綿上源奔湧則分一派之水自南門外直入於江故秦淮無泛濫之患今一半淤塞為田水流不通若不惜數畝之田疏導之以復古跡則其利尤倍其後汪澈言水潦之患大抵緣建康地勢稍低秦淮既泛又大江湍漲其勢溢溢非由水門窄狹居民侵築所致且上水門砌疊處正不可闊闊則春水入城益多自今指定上下水

門砌疊處不動夾河居民之屋亦不毀除止去兩岸積
壞使河流通快況城中繫行宮東南王方不宜開鑿從
之嘉定五年守臣黃度言府境北據大江是為天險上
自采石下達瓜步千有餘里共置六渡一曰烈山渡籍
于常平司歲有河渡錢額五曰南浦渡龍灣渡東陽渡
大城堙渡岡沙渡籍于府司亦有河渡錢額六渡歲為
錢萬餘緡歷時最久舟楫廢壞官吏篙工初無廩給民
始病濟而官漫不省遂至姦豪冒法別置私渡左右旁

午由是官渡濟者絕少乃聽吏卒苛取以充課徒手者
猶憚往來而車擔牛馬幾不敢行甚者扼之中流以邀
索錢物竊以為南北津渡務在利涉不容簡忽而但求
征課臣已為之繕治舟艦選募篙稍使遠處巡檢兼監
渡官於諸渡月解錢則例量江面濶狹計物貨重輕斟酌
裁減率三之一或四之一自人車牛馬皆有定數雕
榜約束不得過收邀阻乞覓裒一歲之入除烈山渡常
平錢如額解送其餘諸渡以二分充修船之費而以其

餘給官吏篙稍水手食錢令監渡官逐月照數支散有餘則解送府司然後盡絕私渡不使姦民踰禁從之

秀州水秀州境內有四湖一曰柘湖二曰澱山湖三曰當湖四曰陳湖東南則柘湖自金山浦小官浦入于海西南則澱山湖自蘆歷浦入于海西北則陳湖自大姚港朱里浦入于吳松江其南則當湖自月河南浦口澱浦口亦達于海支港相貫乾道二年守臣孫大雅奏請於諸港浦分作牕或斗門及漲涇堰兩剏築月河置一

牘其兩柱金口基址並以石為之啟閉以時民賴其利
十三年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言華亭東南枕海西連
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復控大海地形東南最高西北稍
下柘湖十有八港正在其南故古來築堰以禦鹹潮元
祐中於新涇塘置牘後因沙淤廢毀今除十五處築堰
及置石碶外獨有新涇塘招賢港徐浦塘三處見有鹹
潮奔衝滄塞民田今依新涇塘置牘一所又於兩旁貼
築鹹塘以防海潮透入民田其相近徐浦塘元係小派

自合築堰又欲於招賢港更置一石碓兼楊湖歲久今
稍淺澱自當開濬上曰此牘須當為之方今邊事寧息
惟當以民事為急民事以農為重朕觀漢文帝詔書多
為農而下今置牘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十五年
以兩淞路轉運判官吳垌奏請命淞西常平司措置錢
穀勸諭人戶於農隙併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三十六
浦湮塞決泄水勢為永久利乾道七年秀州守臣邱密
奏華亭縣東南大海古有十八堰捍禦鹹潮其十七久

皆捺斷不通裏河獨有新涇塘一所不曾築捺海水往來遂害一縣民田緣新涇舊堰迫近大海潮勢湍急其港面濶難以施工設或築捺決不經久運港在涇塘向裏二十里比之新涇水勢稍緩若就此築堰決可永久堰外凡管民田皆無鹹潮之害其運港止可捺堰不可置牕不惟瀕海土性虛燥難以建置兼一日兩潮通放鹽運不減數十百艘先後不齊比至通放盡絕勢必晝夜啟而不閉則鹹潮無緣斷絕運港堰外別有港汊大

小十六亦合興修從之八年密又言興築捍海塘堰今已畢工地理闊遠全藉人力固護乞令本縣知佐兼帶主管塘堰職事繫銜秩滿視有無損壞以為殿最仍令巡尉據地分巡察詔特轉丘密左承議郎令所築華亭捍海塘堰起時栽種蘆葦不許樵採九年又命華亭縣作監牘官招收土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卑薄處時加修捺令知縣縣尉並帶主管堰事則上下協心不致廢壞淳熙九年又命守臣趙善恭發一萬工修

治海鹽縣常豐牐及八十一堰埧務令高牢以固護水
勢遇旱可以潏積十年以漚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
濬治華亭鄉魚祈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開西
牐堰放水入泖湖為一縣之利

蘇州水乾道初平江守臣沈度兩漚漕臣陳彌作言疏
濬崑山常熟縣界白茆等十浦約用三百萬餘工其所
開港浦並通徹大海遇潮則海內細沙隨泛以入潮退
則沙泥沉墜漸致淤塞令依舊招置闕額開江兵卒次

第開濬不數月諸浦可以漸次通徹又用兵卒駕船遇潮退搖蕩隨之常使沙泥隨潮退落不致停積實為久利從之淳熙元年詔平江府守臣與許浦駐劄戚世明同置措開濬許浦港三旬訖工

黃巖縣水淳熙十二年漕東提舉勾昌泰言黃巖縣舊有官河自縣前至溫嶺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十六處皆以溉田元有五牐久廢不修今欲建一牐約費二萬餘緡乞詔兩漕運司於窠名錢內支撥明年六月昌

泰復言黃巖縣東地名東浦紹興中開鑿置常豐牐名
為決水入江其實縣道欲令舟船取徑通過每船納錢
以充官費一日兩潮一潮一淤纔遇旱乾更無灌溉之
備已將此牐築為平隆乞戒自今永不得開鑿放入江
湖庶絕後患

荆襄諸水紹興二十八年監察御史都民望言荆南江
陵縣東三十里沿江北岸古堤一處地名黃潭建炎間
邑官開決放入江水設以為險阻以禦盜既而夏潦漲

溢荆南復州千餘里皆被其害去年因民訴始塞之乞
令知縣遇農隙隨力修補勿致損壞從之淳熙八年襄
陽府守臣郭杲言本府有木渠在中廬縣界擁馮水東
流四十五里入宜城縣後漢南郡太守王寵嘗鑿之以
洩蠻水謂之木里溝可溉田六千餘頃歲久堙塞乞行
修治既而杲又修護城隄以捍江流繼築救生隄為二
牕一通于江一達于壕當水涸時導之入濠水漲時放
之于江自是水雖至堤無湍悍泛濫之患焉十年五月

詔疏木渠以渠旁地為屯田尋詔民間侵耕者就給之
毋復取慶元二年襄陽守臣程九萬言募工修作鄧城
永豐堰可防金兵衝突之患且為農田灌溉之利三年
臣僚言江陵府去城十餘里有沙市鎮據水陸之衝熙
寧中鄭獬作守始築長隄捍水緣地本沙渚當蜀江下
流每遇漲潦奔衝沙水相蕩摧圯動輒數十丈見存民
屋岌岌危懼乞下江陵府同駐劄副都統制同發卒修
築庶幾遠民安堵免被墊溺從之

廣西水靈渠源即離水在桂州興安縣之北經縣郭而南其初乃秦史祿所鑿以下兵於南越者至漢歸義侯嚴出零陵離水即此渠也馬伏波南征之師饗道亦出於此唐寶歷初觀察使李渤立斗門以通漕舟宋初計使邊詡始修之嘉祐四年提刑李師中領河渠事重闢發近縣夫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紹興二十九年臣僚言廣西舊有靈渠抵接全州大江其渠近百餘里自靜江府經靈川興安兩縣昔年並令兩知縣繫銜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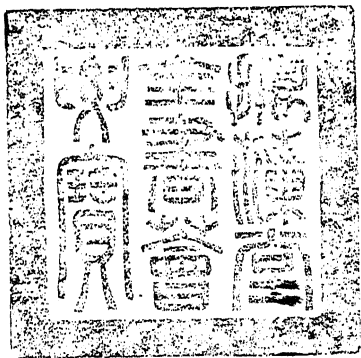
管靈渠遇堙塞以時疏導秩滿無闕例減舉員兵興以
來縣道苟且不加之意吏部差注亦不復繫銜渠日淺
澀不勝重載乞令廣西轉運司措置修復俾通漕運仍
俾兩邑令繫銜兼管務要修治從之

宋史卷九十七

謹案卷九十七第二十六頁後八行其十七久皆

捺斷刊本十七訛七十據上下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二十六

史部

宋史卷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禮志第五十一

禮一 吉禮一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即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

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勤於治政脩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宗承重熙之後契丹既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迷信專

置詳定所命執政翰林禮官參領之尋改為禮儀院仍
歲增修纖微委曲緣情稱宜蓋一時彌文之制也自通
禮之後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先是天禧
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敕不就天聖初王皞始
類成書盡乾興為禮閣新編大率禮文無著述體而本
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
儀止於慶歷三年皇祐中文彥博又撰大享明堂記二
十卷至嘉祐中歐陽修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

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為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
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熙寧十年禮院取慶厯以後奉
祀制度別定祀儀其一留中其二付有司知諫院黃履
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請命有司考正羣祀詔履與禮
官講求以聞元豐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樞密直學
士陳襄等為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為檢討官襄等
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衛
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於古蓋有

規模苟略因仍既久而重於改作者有出於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為法者請先條奏候訓勅以為禮式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閤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閤門儀曰朝會禮文曰儀注曰徽號寶冊儀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天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宮供奉勅令格式曰儀禮勅令格式祈禳總四十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蕃

國總七十一卷曰大遼令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真排
辦儀曰諸蕃進貢令式喪葬總百六十三卷曰葬式曰
宗室外臣葬勅令格式曰孝贈式其損益之制視前多
矣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訖政和凡五十一年為
書三百卷今皆不傳而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
詳議檢討官具禮制本末議定請旨三年書成為吉禮
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頒馬議禮局請分秩
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續脩成四百七十

七卷且命倣是修定儀注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宣和初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其後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器多更其舊既有詔討論冠服遂廢鞞用履其他無所改議而禮制局亦罷大抵累朝典禮講議最詳祀禮修於元豐而成於元祐至

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禮新儀而已乃若園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羣臣大蜡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復遂為始祖即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虛禘祭去牙槃食卻尊號罷入閣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元祐冊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宮崇寧親祀方澤作明堂立九廟鑄九鼎祀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

而戒凡此蓋治平以前所未嘗行者欽宗即位嘗詔春秋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儀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厄蕩析無餘南度中興銳意脩復高宗嘗謂輔臣曰晉武平吳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秉其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經學大明諸儒如王普董弅等多以禮名家當時嘗續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

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理宗四十年間屢有意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蓋可三歎咸淳以降無足言者今因前史之舊芟其繁亂彙為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之觀者有足徵焉

五禮之序以吉禮為首主邦國神祇祭祀之事凡祀典皆領於太常歲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

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東西太一臘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
州地祇四孟季冬薦享太廟后廟春秋二仲及臘日祭
太社太稷二仲九宮貴神中祀九仲春祭五龍立春後
丑日祀風師亥日享先農季春巳日享先蠶立夏後申
日祀雨師春秋二仲上丁釋奠文宣王上戊釋奠武成
王小祀九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
祭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

享壽星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孟冬祭司
寒其諸州奉祀則五郊迎氣日祭岳鎮海瀆春秋二仲
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廟並如中祀州縣祭社稷奠文宣
王祀風雨並如小祀凡有大赦則令諸州祭岳瀆名山
大川在境內者及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祀典者仍禁
近祠廟咸加祭有不尅定時日者太卜署預擇一季祠
祭之日謂之畫日凡壇壝牲器玉帛饌具齋戒之制皆
具通禮後復有高禩大小酺神之屬增大祀為四十二

焉其後神宗詔改定大祀太一東以春西以秋中以夏
冬增大蜡為四東西蜡主日配月太廟月祭朔而中祀
四望南北蜡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以
藏冰出冰祭司寒及月薦新太廟歲通舊祀凡九十二
惟五享后廟焉政和中定五禮新儀以焚惑陽德觀帝
鼐坊州朝獻聖祖應天府祀大火為大祀雷神歷代帝
王寶鼎牡鼎蒼鼎岡鼎彤鼎阜鼎皐鼎魁鼎會應廟慶
成軍祭后土為中祀山林川澤之屬州縣祭社稷祀風

伯雨師雷神為小祀餘悉如故建炎四年十一月權工部尚書韓肖胄言祖宗以來每歲大中小祀百有餘所罔敢廢闕自車駕巡幸惟存宗廟之祭至天地諸神之祀則廢而不舉今國步尚艱天未悔禍正宜齋明恭肅通于神明而忽大事棄重禮恐非所以消弭天災導迎景貺雖小祀未可徧舉如天地五帝日月星辰社稷欲詔有司以時舉行所有器服并牲牢禮料恐國用未充難如舊制乞下太常寺相度定省繁就簡庶幾神不乏

祀仰副陛下昭事懷柔為民求福之意尋命禮部太常
裁定每歲以立春上辛祀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至日
四祀天夏至日一祀地立春上辛日祀感生帝立冬後
祀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免牲
玉權用酒醕仍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為初獻禮官為亞
終獻紹興三年復大火祀配以閼伯以辰戌出納之月
祀之二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
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宮貴神高禩文宣王等已行外

其餘並乞寓祠齋宮自紹興以來大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是乃悉復之

舊制郊廟祝文稱嗣皇帝諸祭稱皇帝著作局準開元禮全稱帝號真宗以兼祕書監李至請改從舊制又諸祭祀辭皆臨事撰進多違典禮乃命至增撰舊辭八十首為正辭錄三卷既復命知制詔李宗諤楊億直史館陳彭年詳定之以為永式祝版當進署者並命秘閣史書上親署訖御寶封給之凡先代帝王祝文止稱廟

號凡親行大祀則皇子第為亞獻終獻五代以來宰相
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
尚書為鹵簿使京府尹為橋道頓遞使至是大禮使或
用親王禮儀使專命翰林學士儀仗鹵簿使亦或以他
官太平興國九年始鑄五使印太宗將封泰山以儀仗
使兼判橋道頓遞事大中祥符後凡有大禮以中書樞
密分為五使仍特鑄印景祐二年詔有司皇地祇神州
舊常參官攝事非所以尊神自今命兩省歲九大祠宰

臣攝事者參知政事尚書丞郎學士奉祠於是參知政事盛度享太廟已受誓戒除知樞密院乃不奉祠又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以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大聖中乃以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又每歲大祀皆遣臺省近臣攝太尉其後或委他官大中祥符始復舊制又國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今議太尉三公非其所任請以吏部尚書掌誓戒詔用左僕射闕則用右僕射刑部

尚書一員莅之

熙寧四年參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輿所過必勘箭然後出入此師行之法不可施於郊祀禮院亦言於是凡車駕出入門皆罷之六年以詳定所請又罷太廟及宣德朱雀南薰諸門勘契又皇帝自大次至版位內臣二人執翟羽前導號曰拂翟失禮尤甚請除之

凡郊壇值雨雪即齋宮門望祭殿望拜祭日不設登歌祀官以公服行事中祀以上皆給明衣

開寶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始用
燿火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

又太廟初獻依開寶例以玉斚玉瓚亞獻以金斚終獻
以瓢斚外壇器亦如之慶厯中太常請皇帝獻天地配
帝以匏爵亞獻以木爵親祠太廟酌以玉斚亞獻以金
斚郊廟飲福皇帝皆以玉斚詔飲福唯用金斚亞終獻
酌以銀斚至飲福尚食奉御酌上尊酒投溫器以進
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仍製漆匱付光祿司

農寺每祠祭命判寺官緘署禮料送祀所凡祈告亦內
出香遂為定制嘉祐中裴煜請大祠悉降御封香中小
祠供太府香中祠減大祠之半小祠減中祠之半東西
太一宮係大祠歲太府供香非時祈請降御封香準大
祠例及皇地祇五方帝百神文宣武成從配神位牲牢
寡薄呂公著亦論廟牲未備悉加其數元符元年左司
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
佟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

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
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
於是每陞各設香又言先儒以為實柴所祀者無玉燭
燎所祀者無幣今太常令式衆星皆不用幣蓋出於此
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
所祀非無玉矣燭燎無幣恐或未然至是遂命衆星隨
其方色用幣慶厯三年禮官余靖言祈穀祀感生帝同
日其禮當異不可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穀明

堂蒼壁尺二寸感生帝四圭有邸朝日日圭夕月月圭
皆五寸從祀神州無玉報社稷兩圭有邸祈不用玉明
年祀儀成比通禮多所更定云嘉祐中集賢校理江休
復言六典大祀養牲在滌三月祫享日近已踰其期而
牲牢未供乞依漢唐置廩犧局下禮院議歲大小祀幾
百數而牲盛之事儲養無素宜如休復言乃置廩犧局
設牢預養籍田舊地種植染盛納于神倉以待祭祀之
用元豐六年詳定禮文所言本朝昊天上帝皇地祇太

祖位各設三牲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園丘方澤正
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攝事亦如之又
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龍杓請改用陶以禪為杓又
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奠畢即如舊儀於
壇坎燔瘞牲幣又北郊皇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為坎瘞
今乃建壇燔燎非是請今祭地祝版牲幣並瘞於坎又
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禩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
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體殊不應典禮請自今昊天

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太社太稷
凡地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薦享太廟亦皆升首
於室又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薦腥則解為
十一體今親祠南郊正配位之俎不殊左右胖不分貴
賤無豚解體解之別請郊廟薦腥解其牲兩體兩肩兩
脇并脊為七體左右胖俱用其載于俎以兩體左端兩
肩兩脇次之脊居中皆進末至薦熟沈肉於湯止用右
胖髀不升俎前後肱骨離為三曰肩臂臠後髀股骨去

體離為二曰肱胛前脊謂之正脊次直謂之脰脊闊於
脰脊謂之橫脊皆二骨脇骨最後二為短脇旁中二為
正脇最前二為代脇若升俎則肩臂膞在上端膊胛在
下端脊脇在中央其俎之序則肩臂膞正脊脰脊代脇
短脇膊胛凡十一體而骨體升俎進神坐前如少牢禮
皆進下其牲體各預以半為腥俎半為熟俎腸胃膚俎
亦然又請親祠飲福酒訖倣儀禮佐食搏黍之說命太
官令取黍于簋搏以授祝祝受以豆以嘏乎皇帝而無

嘏辭又本朝親祠南郊習儀於壇所明堂習儀於大慶
殿皆近於瀆伏請南郊習儀於青城明堂習儀於尚書
省以遠神為恭又賜昨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門下中
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知樞密同知院事禮儀儀仗鹵簿
頓遞使牛羊豕肩膊臠各五太子三師三少持進觀文
大學士學士御史大夫六尚書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節
度使資政殿大學士觀文翰林資政端明龍圖天章寶
文承旨侍講侍讀學士左右散騎常侍尚書列曹侍郎

龍圖天章寶文直學士光祿正議通議大夫御史中丞
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節度觀察留後左右
諫議龍圖天章寶文待制太中中大夫秘書殿中丞太
常宗正卿牛豕肩臂臠各三入內侍省押班副都知
光祿卿監禮官博士牛羊脊脇各三太祝奉禮司尊彝
郊社太廟宮闈令監牲牢供應祠事內官羊髀膊胾三
應執事職掌樂工門幹宰手馭馬馭車人並均給脾肫
胾及腸胃膚之類

慶厯元年判太常寺呂公綽言舊禮郊廟尊罍數皆準
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器郊
廟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
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之壇
殿上下尊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
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酒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
神位用舊升數

宋史卷九十八

宋史卷九十八考證

禮志一即位之明年因肅宗義上重集三禮圖○

臣酉

按崇義傳上重集三禮圖在建隆三年非二年也與志不合未知孰是

惟用祠祭酒○文獻通考用字作有

宋史卷九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二十七

史部

宋史卷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禮志第五十二

禮二 吉禮二

南郊

南郊壇制梁及後唐郊壇皆在洛陽宋初始作壇於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壇設燎壇於內壇之外兩

地高一丈二尺設皇帝更衣大次於東壇東門之內道
北南向仁宗天聖六年始築外壇周以短垣置靈星門
親郊則立表於青城表三壇神宗熙寧七年詔中書門
下參定青城殿宇門名先是每郊撰進至是始定名前
門曰泰禋東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
曜後三門曰拱極內東側門曰夤明西側門曰肅成殿
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
曰寶華著為定式元豐元年二月詔內壇之外衆星位

周環每二步植一杙繚以青繩以為限域既而詳定奉祀禮文所言周官外祀皆有兆域後世因之稍增其制國朝郊壇率循唐舊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壇每壇二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壇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為三壇之制從之徽宗政和三年詔有司討論壇壝之制十月禮制局言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陛十有二級三壇二十五

步古所謂地上圜丘澤中方丘皆因地形之自然王者
建國或無自然之丘則於郊澤吉土以兆壇位為壇之
制當用陽數今定為壇三成一成用九九之數廣八十
一丈再成用六九之數廣五十四丈三成用三九之數
廣二十七丈每成高二十七尺三成總二百七十有六
本乾之策也為三壇壇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與壇
俱三參天地之數也詔行之建炎二年高宗至揚州庶
事草創築壇於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詔東京所屬

官吏奉祭器大樂儀仗法物赴行在所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國朝圓壇在國之東南壇側建青城齋宮以備郊宿今宜於臨安府行宮東南修建於是遂詔臨安府及殿前司修建圓壇第一成縱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丈第四成縱廣二十二丈一十二陛每陛七十二級每成一十二級三壇第一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去內壇外壇去中壇各半之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三出陛在壇

南二十步丙地其青城及望祭殿與行事陪祠官宿齋
幕次並令絞縛更不修蓋先是張杓為京尹議築齋宮
可一勞永逸宇文价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是
無中原也遂罷役

神位元豐元年十一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東
漢壇位天神從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設重營以
為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西至於
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

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為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隋制設為三壇天神列位不出內壇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壇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壇然則為三壇者所以序祀事也景德三年鹵簿使王欽若言漢以五帝為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岳瀆之類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

極帝坐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

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第二等祀天
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內
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
二陛之間唐建中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
天一太一準天寶勅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
太常議詔復從開元禮仍為定制郊祀錄又云壇第三
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
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

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
監史序狀天皇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
寶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
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
第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為天子之樞蓋北辰所
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
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
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

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
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
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
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
晉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則
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二
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禩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
前代闕文便為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

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
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
坐在第三等按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
帝坐不類詔特升第二龕舊郊丘神位板皆有司題署
命欽若改造之至是欽若奉板便殿壇上四位塗以朱
漆金字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
降朱字悉貯漆匣覆以黃縑帊帝降階觀之即付有司
又以新定壇圖五帝五岳中鎮河漢合在第三等四年

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協宜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

丘雩祀明堂方丘並七十位即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
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奭請以通禮及神位
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勅從之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
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
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豪秸太祖位于壇上東方南向
席以蒲越天皇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位于第一
龕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內坐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
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

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宮神位一百有六于內壇之內衆
星三百有六十于內壇之外第一龕席以橐秸餘以莞
席皆內向配位太祖乾德元年始有事於南郊自五代
以來喪亂相繼典章制度多所散逸至是詔有司講求
遺逸遵行典故以副寅恭之意是歲十一月十六日合
祭天地于圜丘初有司議配享請以禧祖升配張昭獻
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
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

神武升配隋祀昊天於園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園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勲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九年正月詔以四月幸西京有事於南郊自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是歲親享天地始奉太祖升侑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祖配四年正月禮儀使蘇

易簡言親祀圜丘以宣祖配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
嚴父配天之儀太祖皇帝光啟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
聖傳於無窮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
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明
堂以宣祖崇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真宗
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冬至圜丘孟夏雩祀夏至方
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
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

宗並配詔可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
乃請祈穀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及昊天上帝
及皇地祇以太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
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景祐二年郊詔以太祖
太宗真宗三廟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
親祀皆侑常祀圜丘皇地祇配以太祖祈穀雩祀神州
配以太宗感生帝明堂以宣祖真宗配如舊慶厯元年
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

臣封禪圖曰嘗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皇地祇次之今脩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先帝以告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郊儀範既引祥符側置之文又載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乃詔南郊祖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為定皇祐五年郊詔自今園丘三聖並侑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詔三

聖並侑後復迭配未幾復並侑以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經典當時有司失於講求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無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正月詔南郊以太祖定配高宗建炎二年車駕至揚州築壇於江都縣之東南是歲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度宗咸淳二年將舉郊祀時復議以高宗參配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

檢正洪燾等議以為物無二本事無二初舜之郊饗商之郊契周郊后稷皆所以推原其始也禮者所以別等差視儀則遠而尊者配於郊近而親者配於明堂明有等也臣等謂宜如紹興故事奉太宗配將來明堂遵用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參侑庶於報本之禮奉先之孝為兩盡其至詔恭依

儀注乾德元年八月禮儀使陶穀言饗廟郊天兩日行禮從祀官前七日皆合於尚書省受誓戒自來一日之

內受兩處誓戒有虧虔潔今擬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禮
望依禮文於八日先受從享太廟誓戒九日別受郊天
誓戒其日請放朝參從之自後百官受誓戒於朝堂宗
室受於太廟祭之日均用丑時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
刻前二日遣官奏告配帝之室儀鸞司設大次小次及
文武侍臣蕃客之次太常設樂位神位版位等事前一
日司尊彝帥其屬以法陳祭器于堂東僕射禮部尚書
視滌濯告潔禮部尚書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告

備禮部尚書視鼎鑊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祭之旦光

祿卿率其屬取籩豆簠簋實之及薦腥禮部尚書帥其

屬薦籩籩豆簠簋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薦三牲之腥熟俎

禮畢各徹而有司受之以出晡後郊社令帥其屬掃除

御史按視之奏中嚴外辦以禮部侍郎請解嚴以禮部

郎中贊者設亞終獻位於小次之南宗室位於其後設

公卿位於亞終獻之南分獻官位於公卿之後執事者

又在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其致福也太牢以牛左肩

臂臑折九箇少牢以羊左肩七箇犴豕以左肩五箇有
司攝事進胙皆如禮大尉展視以授使者再拜稽首既
享大宴號曰飲福自宰官而下至應執事及樂工馭車
馬人等並均給有差以為定式是歲十一月日至皇帝
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還御明德門樓肆赦仁
宗天聖二年詔加真宗諡上謂輔臣曰郊祀重事朕欲
就禁中習儀其令禮官草具以聞先郊三日奉諡冊寶
于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

城至大次就更衣壇改服袞冕行事五年郊後擇日恭
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
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室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
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禮畢賀皇太后比籍田勞酒
儀略如元會具恭謝云臣某虔遵舊典郊祀禮成中外
協心不勝歡忭宣答曰皇帝德備孝恭禮成嚴配萬國
稱頌懽豫增深帝再拜還內樞密使以下稱賀閤門使
宣答樞密副使升殿侍立百官稱賀酒三行還內殿受

命婦賀司賓自殿側幕次引內命婦於殿庭北向立尚儀奏請皇太后即御坐司賓贊再拜引班首升自西階稱封號妾某氏等言郊祀再舉福祚咸均凡在照臨不勝忻忭降再拜尚宮承旨降自東階稱皇太后聖旨又再拜司賓宣答曰已成鉅禮歡豫良深皆再拜次外命婦賀如內命婦儀退皆赴別殿賀皇帝惟不致詞不宣答神宗元豐六年十一月二日帝將親郊奉仁宗英宗徽號冊寶于太廟是日晚齋于大慶殿三日薦享于景

靈宮齋于太廟四日朝享七室齋于南郊之青城五日
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服黼袍乘
輦至大次有司請行禮服大裘被袞冕以出至壇中壝
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宮架樂作至午階下版
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奏
景安之樂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詣壘洗宮架樂作至
洗南北向樂止帝搯圭盥帨訖樂作至壇下樂止升午
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殿中監進鎮圭嘉安樂作詣

上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鎮圭於練藉執大圭俯伏興搯
圭跪三上香奠玉幣執圭俯伏興再拜內侍舉鎮圭授
殿中監樂止廣安樂作詣太祖神坐前東向奠圭幣如
上帝儀登歌樂作帝降壇樂止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
樂止禮部尚書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樂作
奉奠訖樂止再詣壘洗帝搯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
大圭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
上樂止登歌禧安樂作詣上帝神坐前搯圭跪執爵祭

酒三奠訖執圭俯伏興樂止太祝讀冊帝再拜訖樂作
次詣太祖神坐前如前儀登歌樂作帝降自午階樂止
宮架樂作還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
之樂作樂止亞獻盥帨訖正安樂作禮畢樂止終獻行
禮並如上儀獻畢宮架樂作帝升自午階樂止登歌樂
作至飲福位樂止禧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
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搏黍豆再受爵飲福訖奠爵
執圭俯伏興再拜樂作帝降還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

書徹俎豆禮直官曰賜昨行事陪祀官再拜宮架宴安樂作一成止宮架樂作帝詣望燎位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帝出中壘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帝乘輿還青城百官稱賀於端誠殿有司轉仗衛奏中嚴外辦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至玉輅所侍中跪請降輿升輅帝升輅門下侍郎奏請進行又奏請少駐侍臣乘馬將至宣德門奏采齊一曲入門樂止侍中請

降輅赴幄次有司奏解嚴帝常服乘輿御宣德門肆赦
羣臣稱賀如常儀初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
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
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
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
且至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
誓戒按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
朝而未成服則全喪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

令式況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為大宗於朝廷為冢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况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喪未除是歲當郊帝以為疑以問講讀官王珪司馬光王安石皆對以不當廢珪又謂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景德二年真

宗居明德太后之喪即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請冬至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用景德故事惟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警場止鳴金鈺鼓角仍罷諸軍呈閱騎隊故事齋宿必御樓警嚴幸後苑觀花作水戲至是悉罷之有司言故事當謁謝於祖宗神御殿獻享月吉禮以禮官攝詔遣輔臣仍罷詣佛寺是後國有故皆遣輔臣高

宗紹興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詔建園壇於臨安府行宮東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孝宗隆興二年詔曰朕恭覽國史太祖乾德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愛民之仁所以垂萬世之統者在是今歲郊見可令有司除禮物軍賞其餘並從省約初降詔以十一月行事以冬至適在晦日以至道典故改用獻歲上辛遂改來年元為乾道乃以正月一日有事南郊

禮成進胙于德壽宮以牛腥體肩三臂上臠二導駕官
自端誠殿簪花從駕至德壽宮上壽飲福稱賀陳設儀
注並同上壽禮皇帝致詞曰皇帝臣某言享帝合宮受
天純嘏臣某與百僚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自後郊
祀明堂進胙飲福並如上儀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郊
以值雨行禮于望祭殿帝遂感疾理宗四十一年一郊
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權工部尚書趙汝暨等奏今歲大
禮正在先帝大祥之後臣等竊惟帝王受命郊見天地

不可緩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為計况今適在當郊之歲既踰大祥之期園丘之祀豈容不舉於是降禮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謁南郊適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陰交蝕遂改來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禮太常寺言皇帝既已從吉請依儀用樂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獻景靈宮三十日朝享太廟尚在禋制之內所有迎神奠幣酌獻送神作樂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樂備而不作

宋史卷九十九

宋史卷九十九考證

禮志二前門曰泰禋東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

西門曰景曜○

臣酉

按正門有東有西偏門不應只

有東而無西也據通考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則此處迎禧上當脫承和西偏門曰六字

殿曰端誠殿○此句上通考有大殿門曰端誠門七字

東方南向○

臣酉

按昊天上帝位北方南向則太祖位

東方當西向不應向南南字定是西字之訛

宋史卷九十九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